

昌耀，一位在他离开人世之后，被一些人称为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伟大诗人。如果在天之灵有知，他很可能不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奉承。昌耀经受的人世寒风、酷雪与寂寞太多，即便他很清醒，也无法抵御这些重荷。我只在这里提供一件用昌耀自己话说“小菜一碟”的事，让大家回忆一些往事。

昌耀 1936 年 6 月 27 日出生在湖南常德，他 6 岁时已经跟着村里的孩子们唱抗日歌曲了。灾变意识从小就渗入到他的心灵，伴他一生；他 10 岁读高小，从 14 岁起他就已是一个不归的游子，以四海为家；1953 年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后转到河北荣军学校学习；1957 年，他因一桩文祸在劳改营度过了 21 年的青春时光，并影响了他弟妹们一生；1978 年他从牢狱出来时已经 42 岁了。昌耀是 2000 年 3 月 23 日清晨 7 时，在肺癌的侵扰中，从医院三楼的阳台朝着满目曙光纵身一

跃，到了天国。就是说，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重要成就，是在他从牢狱出来后这 20 年里。那么，这 20 年他的人生经历到底怎么样呢？这个问题我很难说得清，只从我手头保存的他寄给我的三封信件中略见一斑。

这三封信起因于昌耀的诗集《命运之书——昌耀给我寄过三封信

王宗仁

耀四十年诗作精品》的出版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我和昌耀并不熟悉，但擦肩而过的机会不是没有，主要的是缘分不到。我喜欢他的诗，却一直没有一本他的诗集。缩短这种近在咫尺的遥远距离，就是这本《命运之书》。1994 年初，我现因一桩文祸在劳改营度过了 21 年的青春时光，并影响了他弟妹们一生；1978 年他从牢狱出来时已经 42 岁了。昌耀是 2000 年 3 月 23 日清晨 7 时，在肺癌的侵扰中，从医院三楼的阳台朝着满目曙光纵身一

空姐与空少

福华

近日，春秋航空公司在国内航班上推出“空姐穿女仆装，空少着管家服”的服务形象。对此，各方反应不一，见仁见智。但如果从空姐和空少的英语单词的起源来看，也不无道理。英语中，空少称为 steward，空姐称为 stewardess。steward 是一个用途广泛、历史悠久的单词，它是从古代英语中的 stigward 一词演变而来的。其中的 stig 指“猪栏”，ward 指“管理人”，stigward 即是“负责养猪的人”。在古代，牲畜是很大的财产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土地、物业、金融等财产越来越大，stigward 这个词演变成 steward，主要是指管理财政和庶务的人，即管家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，航空开始经营客运业务，初，客机上不供应膳食，仅配有负责管理机上事务的男服务员，称为 steward；1930 年，美国一家航空公司首次在客机上配有女服务员，称为 stewardess，即现在的空中小姐。

今宵灯谜

吴伟忠

存款冻结

(商业凭证)

昨日谜面：体温高，大夫找

(四字新词语)

谜底：过度医疗(注：度，温度)

乌苏里江，中俄边界上一条美丽的河。早年，歌唱家郭颂将《乌苏里船歌》唱红了大江南北，那时我们谁不会哼几句：“阿拉赫尼拉，阿拉赫尼拉……赫勒——给根”，鼻音绵长拖得九曲十八弯，没有中气的人唱不出那韵味。伴着蓝蓝的江水、浅浅的波浪，乌苏里江在一代人心巾流淌。

去年九月我来到乌苏里江的上游——黑龙江虎头，大巴士才停稳，游客全朝河边奔了去。一块花岗岩巨石矗立江畔，上刻郭颂先生的红漆手书：乌苏里江。大家边信口唱着“乌苏里江来长又长……”，边俯身眺望。倚栏远眺，寒山苍翠，秋水潺湲；波纹粼粼的江面上，水鸟在翩翩起舞。码头泊着几艘漂亮的游艇，是供游客泛舟的，并不见撒网打鱼的渔船。江边石阶下，有人穿着鞋裤相连的橡胶服在剖鱼，脚边筐里还蹦着几条活鱼，都有一尺多长。不远处，

他起草的向所有购他诗集的读者公开信，油印。另一封是他专门给我写的信，手迹。时隔 5 个月后，他包销诗集的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，8 月 25 日，他又给文友写了一封公开信，是感谢也同时告诉大家：“我还要向读者朋友作一广告，拙作《命运之书》尚有五百册可售，欲购的朋友们可于近期直接向我邮购，每册十元。”

昌耀在信中诉说为了出版这本诗集所承受的诸多甘苦。他的公开信主要是感谢认购者对他的理解和支持，他写道：“对于一个僻处‘孤注一掷’的诗人，在这一征订过程中，我每日都能够从‘寂寞新文苑’的诸多朋友尚默然于心的对于诗的高尚追求感受到信念和力量，感受到一种净化了的人生意义……我在为拙著征订写的广告词里就曾提请人们要防止误吞钩饵‘上钩’(于今骗局何其多)，请读者三思而后一再预订我的书，但我的叮嘱实属多余。许多朋友是这样明白地声称：他们甘愿为我而上钩。”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一本书的出版历时两年，在当今一些能人看来，可能传为笑谈，因为——那不过是‘小菜一碟’何至于如此劳神。对于我来说，却是兢兢业业的奋斗。我不妨略略说及这中间的门道：先是‘奋起’——公开征集读者，然后是奔走于意识形态主管部

门，求得首长鼎力协助，然后是跑出版社。写‘保证书’签订‘包销合同’，然后是跑排版车间、校对科、印刷科、发行科，等等，一环套一环，每一环节都要亲自跑到并见出成效，不然会在一些关键环节‘卡脖子’。也正因为在一些关键环节‘卡脖子’，日子就无限延宕了。若以这些时间与精力用于小说创作，没准已写出一部长篇。旷日持久的折腾，让我感到一些疲惫。”

在摘录这些文字时，我的心也跟着昌耀一起疲惫。谁能想到一个 6 年后被人称为“伟大诗人”的昌耀，竟然为出一本诗集如此疲于奔命。

如今，昌耀的《命运之书》及他的信，就摆放在我的书橱里，月思思人，我心酸酸的，命运，一个伟大诗人的命运！

一种类似于草莓、味道酸甜可口的野果子伴随着麦黄而成熟，我们这里叫它麦泡。

每年四五月间，麦子黄了，满山遍野的麦泡也熟了，我们山里的孩子可免费品尝野果的季节也就到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春天留给我的印象并不美好，因为，一到春天就意味着没饭吃，那叫春荒。吃遍了才冒出土面的“苦菜”、“长毛蒿”、“酸颈头”和刚刚开出的“秋藤花”、“槐树花”，没有油水的肚子“罢工”了，一个劲地冒酸水，看见那些野菜就想吐。可田地里的庄稼青黄不接，老芥菜与野山野菜差不多，人们盼望着麦子早点成熟。那时，我和妹妹一天到晚守着菜园地那头棵麦泡树，看着那树上朵朵小白花渐渐谢去，渐渐长出小果实来，然后，盼着那些小青果早点变黄、变红。待到小果果开始由青转黄时，我和妹妹就开始摘食了，开始时，那泡硬硬的，苦苦的，继而，有点软了，有点酸了，我们很高兴，急着告诉大人们：“麦泡熟了，快割麦子吧。”大人们看都懒得看我们：“早着呢，等着吧！”

肚子可等不得，许多人家急着去地里才开始灌浆的青麦穗，回家在石磨上磨，磨出的青麦卷成条条细丝，像小虫子，人们管它叫“麦柏”。用麦柏做糊糊，香喷喷的，远远的闻着都诱人。虽然过早地撸麦穗会使麦子减产，但毕竟可以救命了，这说明又一年的春荒即将过去。对我们孩子而言，麦泡成熟的日子也不远了。

现在的孩子没人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，然而，麦泡的味道依然酸甜可口，依然受到农村孩子的宠爱。妈妈放牛回家准会在牛角上挂着手帕包着的

都市男女

谈芳波

你不能每天喝酒了，家里经济状况不允许。

那你呢，做美容要 650 元，洗头 150，修甲 30，买衣服 300，健身 500，该省钱的是你。

我这样做是为了你。

为了我？

对，让你觉得我迷人。

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一瓶酒就解决问题了，每次喝醉我都觉得你很迷人。

静静的乌苏里江

吴莉莉

在白桦林里欢笑，在开满红杜鹃山坡采摘……虎头这段的乌苏里江，主要的居民是汉族。遗憾没能看到郭颂歌里唱的赫哲人那热烈、欢快的生活场景，乌苏里江上游呈现出一江秋色，有着处子般的安宁与圣洁。

界河航道上行船，航线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游船贴着我我国边界前驶，远眺对岸的俄国邻居，不免有些神秘。“苏联”，在我们这代人心目中是个亲切、熟悉的名词。今天，彼岸林木茂盛，浓荫遮蔽得看不到民居，人影更无。船行好久，才见一座带有尖顶的木屋。我以为为边境哨所，继而又想，哪有这样醒目的军事设施？再细看，屋顶上竖着十字架，原来是座小教堂。相比之下，江西岸热闹多了。游艇的船老大是条东北大汉，豪爽、健谈，他经年航行在乌苏里江上，靠载客谋生。冬天江面封冻，他就在冰上凿洞钓鱼赚钱，生活很

捐献时间

张宏宇

前几天，看到一个报道，推广一个捐献时间的公益活动。这个计划就是呼吁大家都来捐献时间，每个人捐献出一个小时，并且自由地选择捐给哪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可以用来陪护、照顾、分享等，通过捐献时间来帮助别人，传达爱心。

很多的公益活动给我们的概念都是捐钱捐物，只是单纯的捐献，少了情感交流和心灵的沟通。而捐献时间，让活动更加直接透明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，并且能够从中得到亲身的感受和体会，让大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我曾参加过这种类似的活动，刚参加工作那会，单位团委就组织团员们利用休息日，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为单位附近小区的居民送煤气罐、理发、修理小家电等，做无偿服务。虽然大家都献出了自己的时间，但我可以感觉到参加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很快乐，因为我们是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让他们从别人的帮助中得到快乐。

由于受到了周边居民的欢迎，我们便坚持每周搞一次这样的活动，很多老团员退了下来，新团员便接班上去，没有想到这个活动竟然长期坚持下来了。每次开展活动，大家都会积极主动报名参加，其实捐献时间也会上瘾的，因为我们通过捐献，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。生命是美好的，我们仅仅捐献了自己的一点时间，却让很多人从中受益。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，我们可以自由地掌控和支配。而我们利用和度过时间的方式却是各样的，不同的选择使我们成为了不同的人，有的人用来丰富知识，提高素质，有的人则拼命赚钱满足欲望，有的人无所事事消磨时光，而有的人却觉得捐献时间是种快乐。身边的捐献者越来越多，给予的机会便会越来越多，快乐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人与人之间的鸿沟，其实只有一尺宽，你只要拿出一点点的时间出来，就会发现生活的无限美好。

我们捐出时间，帮助了更多的人，并没有因此缩短了我们的时间，却增加了我们的幸福感，拓展了生命的美好。其实这就是快乐，用时间来分享传递，我想这种捐献是美好的，是值得收藏的。

有种野果叫“麦泡”

胡子民

麦泡，就像城里人出差准会买好吃的东西接孩子一样。爸爸打柴或者做地活回来也不忘记带点熟透了的麦泡，尽管有时带回家麦泡已被揉成了一堆糨糊，孩子们也争相抢食。

麦泡熟了，儿童节也就快到了，这与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迥然不同，时代进步了，日子红火了，麦泡作为生活的点缀，仍然留在孩子们的零食里，我们告诉孩子，这东西不但是绿色食品，还是老一辈童年记忆的载体。孩子们也越来越爱这些土货，每到麦子熟了的时节便要求家长下乡采摘麦泡，并用它与肥大的草莓相媲美。当然，每每这时，我会由衷地感谢如今的好时代，也不会忘记我和妹妹守候麦泡熟了的那个年代。

杯子性格

王云龙

早上刚到单位，就接到主任通知，要收拾收拾个人卫生，领导要来检查，尤其是我们桌子上那些与工作无关的东西都要收起来。我们把东西都塞到柜子里之后，赫然发现，桌子上不约而同地留了杯子。这时候，杯子的性格被凸显出来，它们与各自主人的风格那么相近。

小琪是一个小清新的文艺女青年，她现在的杯子是青花瓷，一看就花了不少银子，平时用来喝茶，喝咖啡还另外有一个咖啡杯，人家包里还有一个特百惠的水杯，早上装着一杯热水，路上喝的，里面泡着一个金桔，据说喝了败火。

薇薇爱卖萌，杯子也奇萌无比，两款水杯，一款是 KITTY 猫，杯子上也有一只粉色的立体小猫。另一只杯子是海绵宝宝，杯子上还贴着一个小贴纸，是从她外甥女那骗来的。薇薇喝水的时候，总是一派天真少女样，喝一口烫嘴了，马上娇嗔一句：“讨厌，烫死了。”

阿雅的杯子永远不如她的名字优雅。那是买奶粉赠送的杯子，原来是有盖子的，千百次放在桌子边，都让我们忍不住放到里面，终于有一天没有人放在里面时，它的盖子掉到地上摔坏了。没盖子，阿雅一样用，所以每到周一，杯子里面除了有上周的剩茶叶、柚子茶之外，还有一层薄薄的灰。夏天时候，偶尔在杯子里发现了死苍蝇什么的。阿雅百般诅咒，但是仍然还在用。

大强的杯子跟他的身形很匹配，短粗胖。每到早上他没吃饭时，大强就用这杯子泡方便面吃，那香气让同样没吃早饭的人想打劫泡面，不过看大强杯子外面挂着的不知道是不是茶渍的可疑灰黑色物质，就会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老刘是元老级的同事了，他的杯子是个有把儿的罐头瓶，可以说是最为简陋，可是他每天几大杯茶叶水，是喝水最香的人。

领导检查完卫生，我们的东西又不知不觉摆上了桌面，这一刻，会发现，杯子与桌上其他的一切都那么协调，与办公桌旁的主人都是绝配。一个人选了一个什么样的杯子，也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。

知足。我们问起界河上一江两国的见闻，他滔滔不绝，也蛮有见地，是个民间“外交发言人”吧。

鉴于游程所限，船已抵码头，我还没过足瘾呢，只得悻悻登岸。岸上也精彩，国界碑前和广场边上的绿化带里，园林工人用灌木勾勒出各种绿化造型：有企鹅、熊猫等，无不憨态可掬；一架开弹的三角钢琴，琴凳上坐着个双手弹琴人，琴、凳、人都还像模像样的。路边小摊林立，大排档前，一群当地汉子正围炉小酌，炉中烤着玉米棒，金黄的米粒散发出诱人的甜香。我停脚问道：“珍珠米怎么卖？”女摊主没听懂，一脸茫然。我忙改用国语，她笑了，我也跟着笑。这一笑倒笑开了话题，那几位东北酒客凑了过来，彼此唠嗑好一会。临了，女摊主递过两根老玉米：“大姨，带着路上尝尝。”我血糖高，不能多吃，更不好意思白拿，就谢绝了她。谁知那大妹子追了上来，硬塞于我手，不肯收钱。东北人实诚啊。

